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九十二回 善狼得度歸人道 店主驚心拜鬼王

化善聽得漢子說怕一宗事，乃付道：「只就他這怕，便好警戒他。」乃問道：「二位怕的是哪一宗事？」漢子道：「村莊人家怕的是猛虎。」客人道：「似你這村鄉山少林稀，哪裡有猛虎傷人？」漢子笑道：「哪裡是斑斕之虎，乃是公役下鄉。大家小戶，不是拖欠官租，便是違了官法。這公役若來，威過猛虎。縱是官長循良，公役慈善，也只好我們不欠官租、不犯官法的，安心不怕。」化善聽了，便笑道：「原來你二位不知我來歷，把我當過路客人，哪裡知道我正是官長差來的公役，專為地方捉拿不明禮節的漢子。」乃於腰間取出一根索子，放在二漢面前，卻在行囊中取出一紙牌票，硃批墨字。二漢原是村愚不識字的，見了便慌忙起來，問道：「捉的是誰？」公役道：「便是你兩個。」漢子道：「何事？」公役道：「就是你說的難替習慣了的老官耕種的一件事。看來這事不虛，我公役親眼見了，卻推躲不得。」乃把索子去鎖漢子。只見一個忙忙說道：「我去更換老父耕種，叫他來乘涼吃茶。你可請公役到家，喝一杯接風酒。」一個聽了，便扯著公役到家去。你看他殷勤勸說：「老官人辛苦多時了，快去換來。」化善被他扯著，想道：「此雖警戒，只怕他轉眼變更，不如再使個法術叫他真心省改。」乃說道：「你兩個且站著，我這公役不是你地方官長差遣來的，乃是報應冥司差來捉你們的。若是地方官長還要查訪，或是聽人檢舉，便是逃躲可脫；我們冥司神目如電，不要查訪檢舉自知，逃躲不得，只有一件，悔改前非，真心復善，還可望免罪。」二漢聽了，慌做一團，說道：「以後再不敢自受安逸，叫老官吃苦。且問公役，報應冥司在何處？」公役道：「在你二人心內。」說罷，乃指著前路說：「地方也有個公役來了。」二漢回頭，公役不見，乃真心懼怕起來，說：「人言往往道：為子男的孝敬父母。我們時常也不敢忤逆，只是一耕種之間小事，略偷了些懶，叫老官吃了些辛勤，便就有冥司報應，莫說忤逆了。那公役說報應神司，且問親鄰何處乃有。」一面忙忙代老者耕田，一面急急去問親鄰。親鄰指說，顯靈廟中有一位報應神司。二漢子乃收拾兩石糧米，擔到廟來，作為佈施。石戒知得此情，見二男全不省改，只是臥牀捶胸嗟歎。一日天雨，雷電交作，人言警戒不孝之人。二男忽然覺悟，趁著二漢往顯靈廟來，他也隨行而至。人得廟門，見蘭公、甘連同著許多善信齊來廟內，道：「聞有演化高僧普度善男信女，我等各有罪業冤愆，特來懺悔。」只見廟祝接著，請眾人別房坐下，眾人便要參謁高僧。廟祝道：「高僧演化度人，固不絕客。只是時常與別項出家僧人不等，每每打坐行功，或與善信面談見性明心道理；或閉目不答，但說幾句禪機偈語；或面白理論善惡報應根因，種種不同。卻也要列位至誠拜問。」蘭公開口問道：「但不知高僧可破除孽怪，剿滅邪魔？」廟祝道：「他不用符咒，倒善剿除，都從聖經賢傳上說來，見性明心中滅去。」正說間，只見擊磬一聲。廟祝道：「師父們出靜了。」眾人隨人後殿參謁祖師師徒，禮畢，各通名姓來歷。只見蘭公開口，把道人變幻公差，甘連也把醫人診脈的話，眾人都說是怪，一齊問求高僧破解。祖師微笑而不答。眾人再三請問，祖師但說了四句偈語，道：

不種惡因，何有怪孽？

一善發心，萬魔自滅。

蘭公聽了，便請問善功何在。祖師不答，閉目端坐。道副乃說四句偈語，道：

世有世法，人有人道。

不背綱常，即為善要。

甘連聽得，也問道：「小於們雖愚昧，綱常倫理卻也不敢背。緣何疾病多生？」道副不答。尼總持乃說四句偈語，道：

非禮非為，百病自作。

寒熱交攻，自有醫藥。

二漢子也問道：「老師父說藥可治病，善可化惡。乃人有善卻多病，如石長者疏財仗義，忠厚待人，因何一病伏枕？人道他縱容子惡，今二子回心向善矣。請問石老這災可得免麼？」尼總持不答。二漢子又問，道育也說四句偈語，道：

二男悔過，還是善報。

永悔不吝，病自脫身。

眾善信聽了，點首稱贊，齊說：「我這村鄉，果然良善的人家，個個無災無害。使心用心的，偏有許多怪孽。你看眾人拜菩薩的，拜高僧的，拜三位神聖的，個個都誓願回心向善。」二漢與眾人，也有施金錢糧食的，廟祝收了，作為供養高僧之費。當下眾善信出廟而去。

卻說化善變化多般，警勸了蘭員外、甘連諸人，俱是奉神僧差遣。他既事畢，卻來廟中參謁神司，嘉賞他功，復入殿後。只見高僧俱各入定，惟有尼總持還是前邊這一種根因在念，靜中卻又現這一宗光景，只見化善立於階下，若是回覆之狀。尼總持道：「我於諸善信來謁聖參神中，已知汝警戒一番功果。但汝雖出自狼中，也非凡類，委質有形。既超人人天正果，若有助化心願，無難白晝人形，求我眾師度脫。」總持說罷，化善唯唯退去。果於次日變了一個善信男子，跟著舒化眾人入到後殿，隨眾行禮。可見高僧方便，明知異類，喜其原有善功，遂同仁一視。只見舒化眾人齊齊稱謝高僧，道：「師父未到廟中，村裡怪事時有。乃今家家寧靜，人人平安，都賴高僧福力。」師徒不答。只見化善說道：「哪裡是師父們福力，還是各家人發善心。」舒化聽得，便動了嗔意，看著化善道：「你是哪村裡人，說這背本忘恩的惡話？我這前村後村，遠裡近裡，一向何等怪孽。今日寧靜，實皆師父們道力。你如何說不是，卻說是各人家善心？」化善道：「若不是人各發善心，師父們便家家去講，個個去勸，書符念咒，那怪也不消，孽也不散。」舒化道：「依你說，各人家善心如何發？」化善道：「上等明白道理的，也不必要師父們講，也不必要高僧們勸，他自無惡孽，安發善心。中等一時被私欲蒙蔽了道理，善念隱藏，聽得師父講說，他自己勸化感發善心。還有下等，只知惡事快心，哪有善心發現！此等若不是王法昭彰，冥司報應，他如何肯發？若說師父們有一半功果福力則可，看起來還在人家自己發心。」舒化聽了道：「你這人昧了師父們功果。」道副乃說道：「這位善信倒是幾句直言。只就這直，便是一點大善，卻勝似舒善信方才嗔意發現。」舒化見高僧說化善直言是善，乃問道：「師父，直言如何是善？我聞直口攻人陰私，不能容物。」道副說：「直若有理，攻人陰私便是勸戒。勸人行善，戒人作惡，都是直者之功，如何不是大善？」舒化只因高僧稱化善為直，倒說他動了嗔意，成了個呵奉僧人，便回嗔作喜，乃問道：「老兄哪村人氏？大姓高名？因何到此廟中？幸逢直言教誨。」化善既入人道，便答說：「小子名喚化善，乃遠鄉人氏。因聽得高僧演化，特來參謁。」舒化乃邀化善到家敘話，化善未領僧旨，乃答道：「老兄先行，我小子再來奉教。」舒化等去，化善卻留在後。祖師師徒喜其直言近理，乃不說破他情，惟尼總持道：「我於靜中已知汝勸者勸，警者警，但近村眾人尚有不平等等。我僧家但為善化，不欲以惡警，聽汝因惡懲惡，必使人人盡歸於善。使那大秤小鬥、明瞞暗騙的，白口咒詛、怨天恨地的，奸盜邪淫、非禮非義的，不敬三光、作賤五穀的，不修片善、不惜己身的，種種說不盡諸般惡孽，悔悟一朝，則汝助化緣有功，足見汝修來有益村裡。」化善聽了，隨謝辭出廟門而去。祖師乃向總持說道：「舒化一東，我便說費汝等精力話言，延捱行道，今果不虛。」道副答道：「我師原欲度脫眾生，隨類演經。弟子等遇著不平等情，只得費些講論。」師祖笑道：「我姑試汝。但此廟乃神司香火，我等不必久住，怕往來不潔，村眾混擾，倒是我等之過。」師徒乃辭眾前行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化善，他哪裡是個凡狼，只因天星所照，成就了他一種善心，改邪歸正，只是要勸戒惡人，不聽勸戒的，他隨意變化，或妖或魔，無非因情示警。他離了廟宇，卻來到近裡，四下裡查看高僧說的作惡人家。卻好走到市中，見那糶糶五穀的鬥斛盈眸，較量輕重的秤錘滿目。化善道：「這宗買賣，卻是交易的器物，只怕人心奸險。師父說的有那明瞞暗騙的在中，大秤稱進來，小鬥斛

出來，這便是惡孽。待我試他一試。」乃變了一個鄉人，拿著一個升斗，到那糶米的處家較量，十家卻有九家都是公平鬥斛出入，惟有一家卻是小鬥。化善乃問道：「店主，你這鬥是賣米與人的出鬥麼？」主人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化善道：「為何卻小？」店主答道：「隨行隨例，鬥如何小？」化善見店主家掛著一把秤；乃把自己的鬥秤稱了輕重，又去稱別店，卻也是這店秤大，乃復來問：「店主，你這秤是賣物與人的麼？」店主答道：「是人秤。」化善聽了，便怒從心裡起，道：「這果是個明瞞暗騙不忠厚的。」乃說道：「店主，小子來買你貨物有限，你發賣與人無窮。便是我一人，受了你些短少貨物幾貫鈔，不致傷損於我，還有一家貧苦的，可憐他為饑餓，少不得設法弄幾貫鈔來買你五穀，你卻與他小鬥。那有貨物與你的，也是父娘的血本，或是辛苦得來的，你卻大秤稱他的。你便圖一家豐富，卻叫他人吃傷受損，天理何在？人情可安？依我小子，作速改換了，與別店本份忠厚的一般，管叫店主買賣自然利市，生意定是廣招。」店主聽了，把眼看了化善一眼，說道：「你這人未曾見你照顧我店多少貨物，胡言亂語，說我大秤小鬥。要買便買，不買別店去買。我店中是這樣秤鬥。」化善道：「使這樣秤鬥，不當仁字，只恐怕你自算了自己。天道恢恢，疏而不失。莫說此事微小，卻有一宗大罪過，與那摻和假物、欺哄人財的一般。」店主道：「依你說摻和假物、大秤小鬥，卻有何罪？」化善道：「輕則生災，重則作禍。便是掙得金寶如山，只怕久後如冰山融化。依我還是照本份，存公道，子孫得長遠。」店主聽了道：「老兄，你話也說得有理。只是人心只顧眼前，哪管後來。我便聽你有理，把秤平鬥滿，做本份生理。只是你說的後來報應，卻未曾見，你便是個虛話。」化善聽了道：「店主，你看那子孫陵替的，家門敗壞的，多是前人積來的樣子。我不為虛。」店主笑道：「此是人家子孫不守祖業，不知祖父辛苦得來，一旦浪費，以致如此。若是守祖父遺留，勤儉立業，只有興起的。」化善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只是我勸你公道些。」店主道：「便不公道，也只是為生理買賣，料無大害。」化善急躁起來，道：「你這店主人，我三言兩語勸你，也只是要你公道生涯，你卻推三阻四。你若不信，實不瞞你，我非別人，乃是報應神司差來警戒不公道的公役。你若不信，且看我手中左邊拿的是烈騰騰火燄，右邊拿的是惡狠狠鋼刀，叫做火盜。你不信我勸，便有這兩宗兒受用不安。」化善說罷，把臉一變，變得如鬼王一樣，三頭六臂起來。嚇得店主顫兢兢跪倒，說：「小子換公道秤鬥，決不敢瞞心昧己了。」抬頭一看，哪裡有個鬼王，只見家下人走近前，扶起店主，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與誰講話，磕起頭來？」店主道：「我自知道，非你等的干係。」

卻說化善警戒了店主，又往前行，笑一回，喜一回。笑的是人心不警動他刺骨著髓，他哪裡肯改過；喜的是又勸化了個店主悔心。正才行到一街，只聽得一小戶人家夫婦，在屋內說說笑笑。化善隱了身，走入戶內，只見夫婦二人共食一雞。婦人向夫說道：「自不小心，不知何人攘了我家雞去。你卻把別人家雞攘來宰吃。」其夫笑道：「我家雞不見了，定要前街後巷叫罵，我哪有工夫！不如攘人的來吃了，待他替我去叫罵。」以此夫婦說說笑笑，把偷的雞兒吃盡。化善見了，道：「世人存心奸險，有如是不平等。」正說間，果見一婦人，手裡敲著一面銅鑼，口裡百般罵著，說道：「哪個饞老婆，偷了我家雞去。只叫他吃了我雞，如何長，如何短，罵一番，咒一番，走過來，轉過去。化善聽了，忙出這人戶外，看那婦人領著一個孩子，口裡教著那孩子也咒罵，乃嘆道：「這便是高僧說的白口咒詛、怨天恨地的。可怪這婦人家更會狂言造語，卻又教會了一個孩子。我想一個赤子家，正該教他些好言好語，如何教他惡言惡語，慣了口，壞了心。」乃上前叫一聲：「婆子，你不見雞事小，咒詛罵人罪大，卻又叫一個小孩子幫著罔言造語，壞了孩子心術。」婦人道：「大哥你不知「我畜養個母雞，下了個蛋，抱出個雛雞，費了多少五穀養大了。有這樣饞婆忍娘，偷了我的，宰殺吃了，如何肯甘心？」化善道：「比如是個漢子偷去，你如何只罵婦人？想必你婦人家慣偷人雞。」婆子道：「不是這話。比如漢子偷了到家，婦人若知事，必定說：『不當仁字，人家費心養得一個雞，丈夫如何偷他的，快放了他去。』這便是賢惠的。莫說咒罵不著他，還要保佑他生男得大，生女成人。若是個饞老婆，莫說漢子偷了雞來，他歡喜去宰殺，煮了撿肥的吃，還要自己呼捉關哄，瞞著丈夫孩子背地私吃。我如何不罵？你怎說我罵人罪大，難道偷雞的倒沒有罪，罵雞的卻有罪？」化善笑道：「婆子，不是這等說。」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